

## 南瓜饼

■朱小平

我诚实而执着的味蕾,从未背叛过远方故乡,无论看到什么食材,都会想动手做家乡口味的美食。

早几天,家公送来一个正当季的老南瓜,熟得表面沾上霜色,大如磨盘圆石,三天九餐都吃不完。我在家公面前夸下海口:我能做出家乡甜酥酥的南瓜饼,您留下享用,再捎些回去给婆婆。

我兴致勃勃走进厨房,将南瓜削皮切块蒸熟,把香甜粉糯的南瓜块捣碎,和面粉加蜂蜜搅拌均匀,揉搓捏成圆团饼状入油锅煎炸。可当第一锅起锅时,南瓜饼却成了铲不出锅的稀糊糊。底面部分坚硬乌焦漆黑,表面夹生软塌,实在开不了口,我泄气倒入垃圾桶,与此同时,还伴有情绪的不安与不甘。

我是完全循着记忆中祖母做南瓜饼的操作程序,怎么就做不出她那样两面金黄、外脆内酥的南瓜饼呢?

节俭惯了的家公,望着丢弃的废食,体谅地帮我仔细搜寻每一个制作细节,然后,他简明叹惜一声:“平丫头,你这是火候把控不当啊!”

“火候”一词,是指火力的大小强弱与加热时间的长短。厨艺三技之刀工与调味,可临时改换搭配,压轴的火候,自始至终要谨慎把握。食材质量与工序没有任何问题,熟物之法,最重火候。

家公鼓励我再做一锅。他年轻时,在湘西小镇开铁匠铺子,因为打得一手好耜耨,烧得一手好锅炉,招工到湘南当了火车司机,经媒人介绍,与住在铁路附近的菜农婆婆结了婚。刚开始,两人如同钉子碰到铁,碰撞声不断。后来家公从“打铁”过程中悟出生活哲理——重在调整好心态“火候”。每当发现婆婆有点燃火苗趋势,他立即服软熄火。年长日久,婆婆就被他这种不愠不火的性格降服了,变得温柔起来。

家公说,他还是个小铁匠的时候,性子也是火急火燎,急于求成,记不得打废了师傅好多铁料子。

打铁的每一道工序,皆不可疏忽火候。拣好铁料喂入炉灶,立即来回拉动风箱,让炉火更为旺盛。手持长柄钳夹,钳住铁料不停在火海中翻动,使之受热均匀又充分。趁着火温烧软铁料,用力锻打,直到铁料褪去火红的颜色,瞬间投入冷盐水中“淬火”,使之钢化,再反复回炉加温,调整器具的硬度。收工的“淬油”程序,也要就着高温贴猪皮摩擦器具直至渗出猪油。这样打造出来的器具,不易生锈且经久耐用。

听着家公从容讲述打铁的繁琐“火候”工序,我平和地回到灶台,结合苏轼《食猪肉》中的炖肉方法——“净洗铛,少著水,柴头罨烟焰不起。待他自熟莫催他,火候足时他自美。”我不急不慢,开小火加热至油开,放入南瓜饼料子铺平,调温火慢煎,待底面焦脆,降小火翻边,又加大火煎片刻,起锅前关火,锅底余温收热,使饼皮不粘锅。南瓜饼出锅时,双面金灿灿的,满室飘幽香。

我终于尝到了自己亲手制作的南瓜饼的甜美味,也没忘年幼时吃过的失败味:青梅子的酸掉牙、绿番茄的涩到喉咙打结、小毛桃的割舌之苦,还吃过生魔芋豆腐的针刺麻味。我甚至强行掐本地嫩南瓜的腰,想掐出葫芦状的南瓜,结果没几天南瓜就蔫殒了,后来被祖母发现,她拿着竹枝条足足追我三里地。

家公笑呵呵地夸赞我这次做的南瓜饼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,不焦不糊,味道可口。其实,火候的使用,并不局限于灶台,为人处事也要懂得轻重缓急,适时调节,才能“烹饪”出生活的美味。



## 一个圆满的爱情故事

■李无我

这个爱情故事,既让人感受到爱情的捉摸不透,也让人相信爱情的神奇与震撼。

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早期,我在未阳市一所中学度过了六年的求学时光。在那里,我读了三年初中,又读了三年高中,直到1984年7月毕业离校。

我进初中开始,学校里就是一位姓伍的校工专门敲钟,当时已经五十二三岁了,老师和学生都亲切地叫他老伍。直到高中毕业,我们一直听着他的钟声上课下课。他做事尽职尽责,敲钟从未出现过“时差”。如果他家有事,学校安排他人代班,那种钟声我们都能听出其中的差别。他身材魁梧、一表人才,哪怕穿着洗得发白了的衣服也干干净净。他是个“半边户”,老婆在农村老家,只比他小了一天。他老婆长得眉清目秀,属于小家碧玉型的女子,与他非常般配,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到学校陪他生活几天。他住的是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单间,本来家里就打理得井井有条的,而他老婆来了之后,家里更是一尘不染,学校的老师对他们这天设地造的一对羡慕得不得了,并没有因为他是“半边户”而另眼相待。

那年头,学校里的试卷要先刻好蜡纸,再采用滚筒油墨印刷。由于老伍年少时读过几年私塾,字写得很漂亮,期中、期末考试他还要兼职刻蜡纸、印试卷。每当此时,他就会把老婆叫来协助,在他印刷时帮忙翻试卷。考试前,一些同学故意靠近他,想打探试题,无一例外都是无功而返。他每次都重复同样的话:“我为什么不能把试题透露给你呢?一是担心对你成长不利,二是泄密对其他同学不公平。”

听学校的老师说,由于老伍工作踏实,为人和善,每年都被学校评为优秀校工。尽管如此,但从未见他沾沾自喜过,他总是活在自己平凡的世界里,过着属于自己平凡的日子。虽然他只有高小文化,但由于一辈子在学校工作,一直浸润在校园的桃李芬芳中,所以他对子女的教育也非常严格,总是用学校师生中的励志故事激励子女。他的这种教育方法非常奏效,四个子女也很争气,个个都很有出息,他也因此成为校园和老家的“传奇人物”。

就这样,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,年满花甲的老伍正式退休,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句号。此时,他将大半辈子都生活在农村老家的老婆接到了城里,住进了学校安排给他的一套三居室,享受着二人世界的琴瑟和鸣。

他们两口子在学校里“胜利会师”后,生活的质量也一下子上了一个档次。在岁月的轮回中,他们安安静静过了几年“一屋两人三餐四季”的日子,似乎要把曾经半边户的日子补回来。夫妻俩的人缘极好,时不时老家的乡亲就会进城有事相求,而他们俩总是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,还要炒上几道好菜盛情款待一番,让乡亲们内心格外温暖。

老伍退休后的第四年,三岁的大孙子就开始跟爷爷奶奶生活,先是上幼儿园,再是读学前班,接下来又是上小学,均由老两口接送。从初中开始,大孙子就在他所在的中学读书,一直到高中毕业考上大学,吃住都在老两口子家。这六年中学时光的最大好处,是既免去了大孙子上下学赶路的时间,孩子遇到不懂的问题又方便向老师请教。大孙子是他们的骄傲,考上了上海一所著名大学,所学专业是园林设计。

当然,遇上方便的时候,在外地的子女也会邀请老两口去家里做客,在小住期间带上老两口赏美景、品美食,共度美好时光。自从大孙子去上海读大学后,他们的生活就变得非常宁静而平和了,好在他们及时进行调整,靠读书和健身来打发时间。就这样,他们在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中优雅地老去。

老两口的身体格外健康,纵使到了耄耋之年都没有大的病痛。虽然他们都白发苍苍了,但学校的师生们依然能经常见到老两口搀扶着散步的身影,非常淡定又从容。老两口用一辈子诠释了爱情的真谛,而大家在他们的言行中看到了爱情最美好的样子。

四年前的那个春节前夕,老伍的家人都从四面八方赶往来阳,大家在喜庆祥和的气氛中陪伴老两口欢度春节,四世同堂的一大家子度过了特别温馨的传统佳节。在大家即将返程之际,欢天喜地的老两口委托大儿子将他们所有的积蓄都从银行取出来,均匀地分成十份,此时除儿女和孙子、外孙八户外,还有两户添了曾孙,每户一份。当时,大家心里都有些纳闷,不由咯噔了一下,但为了让老两口开开心心,就只好“恭敬不如从命”了。

那之后不久,两位老人携手安详离世。家人们很快就从四面八方赶回,两位老人的人缘好,老家的乡亲和学校的邻居听说后都前往吊唁,表达大家的哀思。

我一直这么认为,这是我人生旅途中听到的一个圆满的爱情故事!

## 打赤脚

■卢兆盛

其实,在田地里干活,更多的时候,还要肩挑手提。如若挑着重担走在田埂上,那脚掌就更加吃力了,一不小心,就有可能摔倒。

记得初二那年“双抢”,我挑着一担刚打下的稻谷往家里赶,走了没多久,右脚大脚趾突然磕到田埂上一块凸起的石头,一个趔趄,差点跌入田埂下的水沟。好在我双手握紧了两只箩筐上的棕绳,谷子没倒出多少,但那个倒霉的大脚趾却伤得不轻,血流不止。我忍着巨痛,赶紧在田埂边采了一些止血草药嚼烂,敷在伤口上,才止住了血。

赤脚下田,最担心的是蚂蟥的偷袭。蚊虫叮咬,倒是不太要紧,而被蚂蟥叮住,那就麻烦了。

那年头,田里蚂蟥极多,特别是一到插田时节,蚂蟥活动最为猖獗。这些可恨的吸血鬼,像幽灵一样,在田水里鬼鬼祟祟地游荡,防不胜防,专门叮咬人的小腿。一旦叮住,就不会轻易松口,且拼命吸血。这时候,不能慌张,最有效的办法,就是赶紧用力挥掌拍打。数掌之后,一般都会被打掉。这些

被打落的蚂蟥,其实并没死。而被叮之处,留下一个血口子,是不可避免的了。无奈,对付这种再生能力极强的“魔鬼”,还没有完胜的绝招,只能提高警惕,严防其袭击。

赤脚走田埂,是有些“委屈”了脚掌,但,若走石板路,那就是一种难得的享受了。

在老家,可以说,每一条村巷都是青石板铺就。而打赤脚最惬意的时候,便是在光滑的青石板路上行走。尤其是夏日里,太阳落山后,赤脚走在青石板路上,阵阵凉意从脚底往上渗透、浸润,只觉得暑气渐消,通体变得凉爽起来,被燥热搅得烦闷不安的心,也慢慢地宁静了下来。

前不久回老家,正赶上“双抢”,我帮小弟家插田,赤脚走在狭窄而粗砺的田埂上,顿觉一阵不适。刚走几步,便东摇西摆起来,像在扭秧歌。小弟笑着劝我穿上鞋子。我摇摇头,坚持赤脚走,心里不免感叹:不事稼穡的自己,久违了老家的田埂路,久违了艰辛而繁重的农事,没有茧子的脚掌,怎能经得起田埂的“检验”呢?

是的,打赤脚最该走的路,应该是那些弯弯而窄窄的田埂……

